

為學

彭端淑

天下事有難易乎？為之，則難者亦易矣；不為，則易者亦難矣。人之為學有難易乎？學之，則難者亦易矣；不學，則易者亦難矣。吾資之昏不逮人也，吾材之庸不逮人也，旦旦而學之，久而不怠焉，迄乎成，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。吾資之聰倍人也，吾材之敏倍人也；屏棄而不用，其與昏與庸無以異也。聖人之道，卒於魯也傳之。然則昏庸聰敏之用，豈有常哉？

蜀之鄙有二僧：其一貧，其一富。貧者語於富者曰：「吾欲之南海，何如？」富者曰：「子何恃而往？」曰：「吾一瓶一鉢足矣。」富者曰：「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，猶未能也，子何恃而往？」越明年，貧者自南海還，以告富者，富者有慚色。西蜀之去南海，不知幾千里也，僧之富者不能至，而貧者至之。人之立志，顧不如蜀鄙之僧哉？

是故聰與敏，可恃而不可恃也，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，自敗者也。昏與庸，可限而不可限也；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，自力者也。